

让民俗文化历久弥新——读《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研究：春节》

刘小兵

变的过程中,就如何传承和保护春节年俗文化、并更好地融入到现代生活等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该书将历史追怀和田野调查交融于一体,先后探究了春节习俗与城市文明、各地过年的习俗演进,以及年画、剪纸与春节之间的深厚渊源,堪称一本行走中的备忘录。它通过展示农耕时代业已形成的岁时节俗,对比古今春节的现实差异,将蕴藏在春节习俗中的文化内涵,逐一揭示。

春节,又称“过年”。“年”的概念,最迟周代就已产生,在农耕时代,每到岁末年初,正是天寒地冻的农闲时节,通常也是农民较难度过的岁月。为了求得风调雨顺和来年兴盛,彼时,天子会率领文武百官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普通百姓也会特意放下农活,祭祀祖先和神灵,以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久而久之,沿袭下来,便有了“过年”之说,传统的过年,从腊八就已开始,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在整个春节期间,衍生了许多民风民俗,主要有守岁、拜年、吃饺子、放鞭炮、贴春联等等。

为了表达对春节的喜爱,古时人们纷纷把对过年的感受,通过文字和图画的形式,留存了下来。远古时代,由于纸张还没有产生,这些信笔涂鸦大多被刻

于石上,由此诞生了岩画这门艺术。这些线条粗犷、笔法稚嫩的作品,也就形成了最初的年画。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的文明进步,特别是纸张产生以后,年画大多被绘制在洁白的稿纸上。年画的变迁,不但反映了人们欢度春节时的喜悦心情,描绘了各种欢庆时的热闹场面,而且,也将各民族过年的一系列习俗,用极富动感的多彩画笔,以风俗长卷的表现手法,淋漓尽致了出来。纸,一时之间成了歌咏春节的最佳物质载体。令人欣慰的是,历史的画卷,从来就是丰富而立体的,紧随年画的脚步,很快,剪纸这门民间艺术也应运而生。为了喜迎新春的到来,人们悉心勾勒、精心创意,穿行于空灵与虚实之间,透过张张镂空的纸张,在小小的方寸之地,鲜活地描摹出一幕幕生机盎然的迎年图。至于腊八喝腊八粥,祭灶日扫尘、贴春联,年三十夜吃团圆饭等众多年俗,和年画、剪纸等民间艺术一道,共同装扮着我们共同的节日——春节祥和温暖、喜庆热烈。

在作者看来,“以春节为典型的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华大地上一代又一代人的历史记忆,铭刻着炎黄子孙、天下华人的浓浓乡愁,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

望。”围绕春节,人们所创造的流传千百年的传统文化艺术,以及那些温润可亲的过年风习与礼俗,不仅给人们带来幸福感,还给人以美的享受。但是,也应看到,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一些沿袭了千年的春节习俗,已日渐式微,有的甚至被新的年俗所替代。为此,作者在书中大声疾呼,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不仅要知道传统节日文化的记忆和精神承载,而且,也要懂得对传统节日的敬畏和感恩。春节,是一个万家团圆的节日,它让天南地北的人们,不远万里赶赴家中,与亲朋好友共聚一堂,共同感受家的温馨、体悟人间最美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春节,成了家的代名词,它纾解着远方游子浓浓的乡愁,承载着一代代国人最美的文化记忆。基于此,我们在传承以春节为代表的年俗文化时,就要倡导人们在春节期间多回家看看,在身体力行中,让年文化深入人心。

全书还带领我们穿越到宋时的汴京与临安,借以领略古人欢度春节时的盛况;深入到近现代的天津、开封及菏泽,去感受现代人过年的场景。作者认为,对于我们的年俗文化,要用世界和历史的目光去看待,正确处理好文化赓续和文明互鉴的关系,以此推动传统节日文化根深叶茂,历久而弥新。

与远古初民相遇，感受美与温度

大路

某个时候突然想,人到某个年龄段,需要有一种寻根问祖的自觉。不只是通过万里行走身体力行的方式,更是精神层面的无限靠拢。去寻找我们作为人类的真正来源,发现给过我们以滋养与底气的真正遗产,了解我们的精神如何被结构成现在的样貌。循着这条来时路以回溯。

现代人越来越彷徨焦虑,根本原因也许是对作为人的自己一无所知。对历史,对我们在一段时间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一无所知。不了解过去,人如同立于茫茫荒野之中,很难为自己找到一个较为清晰的定位。而对通往未来的路如何迈出新的一步,亦是毫无头绪且没有底气。

中华几千年文明,硕果璀璨可谓浩瀚。千头万绪中,这场漫长且体量庞大的多卷本历史讲述计划如何走进历史,显然颇费功夫,实非易事。但祝勇找到了一种诗意而美丽的方式,又因成竹在胸而颇显游刃有余。通过一件件故宫珍宝藏品,以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走进历史,解读历史。如同将闪烁于历史长夜之中的点点明星逐一连接贯通,在纷繁芜杂之中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让人可以循着这条温暖美丽的线索,逐步回溯,重温。并温故而知新。

我喜欢祝勇对历史的书写从来不是流于简单的年代史实罗列。他擅长以一种属于小说家的细腻、敏锐与感性,及斑斓的想象力,去生动还原每一个历史现场。阅读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给我一种格外明显的电影感。且毫无疑问是一部关于讲究剪辑与场面调度的电影。不同文明中的两个人在他的文字中会偶然邂逅,不同年代间的两个人亦因意气相投而把酒共话,秉烛夜谈。一个又一个被想象力还原的历史场景,在精确且有美感的文字中紧密衔接。而这种想象并非不着边际天马行空毫无根据的想象,这种想象是基于海量史料调查研究之后的一种精准且更有温度与美感的艺术化重现。

正如在这本以“初民之美”为题目的新作之中,几千年前的历史亦在讲述瞬间变得栩栩如生,我们与远古初民及他们的勤劳与智慧之间仅隔一件陶器的距离,远隔如洪荒般的时空,顷刻之间亦成一步之遥。一切变得可感可触。它不属于一种抽象的怀想,而具备了具象而黏帖的温度。

阅读中间,每每喜欢长时间凝视一件彩陶上细致描绘的纹路,以现代人的审美标准来说,这样的图案与形状也许远远

不能达到精致唯美,甚至构思也略显粗简草率。但正是那种朴拙且粗线条的造型勾勒,却不能不让人感动。因为眼前之物不仅是穿越了几千年的时空才终于与现代人有缘相会,更是彼时先民对日常生活的诚实记录,代表了先民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想象,对自然及神圣的信仰与敬畏。他们的生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超越于物质层面,开始对精神层面的事物有了向往。而有趣且令人感动的是,这一点与现今的人们并无任何不同。

蜿蜒于千年陶器上的图案,蕴藏的是关于一个民族文化基因的秘密。当一个人的目光沿着不曾被时间所剥落,或战胜了时间侵蚀的线条,徐徐延展,几乎分明可以感觉到眼前恍惚如有先民的双手在上下左右轻轻挥舞。他们将对生活,世界与宇宙的一切认知与想象,虔诚凝铸于手中的陶土与颜料。不经意间,如同树梢突然滴落一滴松脂将阳光下的一只美丽昆虫笼罩,经历亘古的岁月,终在寂静中凝定成为一枚瑰丽透明的琥珀。时间停滞了,那刹那间的璀璨于是一直保持了它的鲜活。千年之后的人们隔着一面博物馆的巨幅玻璃,在观看一件陶器的时候,感觉到了其中所蕴含的情感与温度,其神圣与神秘的力量不知不觉蔓延于周身。

所谓文化自信,不了解古人及其他们往昔的生活方式,不了解先民的智慧与其遗留下来的遗产宝藏,那么文化自信就是一句空话。作为中国人将无法真正找回身份认同。藉由远古初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人所体会到的是融化于其中的人类共同的情感。

读“初民之美”,时间动辄以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实在让人感觉人之轻微渺小,似乎一切的经营建设在时间的无情面前都不过是徒劳。某个时候不能不让人产生虚无之感。可是当面对这些大大小小的陶器,凝视上面美丽的花纹图案,却又不能被顷刻之间注入一股温情的动力。那是我们的祖先曾努力生活过的象征。当时间的尺度被无尽拉远,初民变成了高山脚下如蚂蚁般存在的微小黑点。而历史的每一次推进,文明的每一点积累,都离不开他们以其勤劳与智慧的双手,去发掘,探索与建设。

读这本书,是获得一种艺术欣赏的角度与方式,更是了解过去,了解现在与未来。了解远古初民,更是了解自我,了解人类共同的智慧、情感与命运,了解我们未来的去向。

历史学者的北行奇遇

洪 宇



罗新用行走考察研究了这段元代特有的历史行。

这场旅行源自一次 BBS 讨论。罗新在读《元宫词百章笺注》一书时,把随书感想贴到“往复”BBS 上,向网名为“金轮法王”的元史专家北大历史系张帆教授请教。一来二去在几个月的网上论学中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唤起了罗新对于从大都到上都之间这几条交通道路的兴趣。

上都与大都之间有四条交通要道,其中两条是驿路,皇帝不走驿路,要走专属道路,即专门为皇帝南北巡幸所开的道路,也被称为辇路。而只有辇路上有捺钵,捺钵一词源自契丹语,后被金人继承,再后被蒙古人沿用。捺钵在汉语中有“行在”一词比较贴切,是帝王巡幸所居之处。在上都与大都之间,辇路和捺钵互为佐证,证明这条路旧时的显贵之处。朱有燬《元宫词百章》的第四十五首,就有“捺钵南来十八程”的词句,指的是两都间的辇路共有十八处捺钵的意思。

旧时驿路行人较多,因此记录也比

较多,前后各时代的继承性较强,记录也比较清楚。但辇路禁止一般人行走,只有随行扈从才能走辇路,而扈从者记录又比较少,大多记录还是诗作,因此辇路的样貌究竟如何引起了罗新的兴趣。也是在 BBS 上和张帆教授讨论时,罗新就萌发了为什么不自己走一趟的念头。十几年过去了,这个念头终于成行,随后就有了这本《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新发现中国》这本书。

罗新出发沿着小月河一路北行,在小月河汇入清河之后,他开始寻找此行的第一个捺钵。在过清河二街后,右转过桥到清河北岸,左转沿小清河一路向西,他按照对元代御道和驿道的推测,认为元代过清河的地方比明代要靠西,而著名的大口捺钵大概就在今小营附近。从出发到小营西路,也就是第一个捺钵,罗新走了两个小时整。而在元代,大口这里是皇帝北巡的第一站,出京后一般都会在这里宿顿。

元人周伯琦的《扈从集》记载:“是日启行,至大口,留宿馆”,又说,“其地有三大垵,土人谓之三疙疸,距都北门二十里”。根据这个记载三疙疸应该是在大口西侧,从大口捺钵西望最醒目的就是这三个大土堆,不过如今已沧海桑田,再西望去早已不见了这三个大土堆。罗新大致推测,这三疙疸可能指的是今土地一带地势较高的地方。这里离大都也不远,是元代百官迎送皇帝最近的地方,各种迎送活动排开,有种普天同庆的感觉。

古人步行,不赶路的话,一天也就二十多里。罗新此行纯靠徒步,虽然元朝皇帝北巡不是骑马就是坐车,但整体行动还是比较缓慢的。元朝皇帝出行的阵仗之大,现代人无法想象,前后合

计得有十万人以上,游牧民族特色,随行的还有牛羊马驴骆驼等动物,就像一次牧场的大转移。书中简单介绍光是马奶的储备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元史》上记载:“车驾行幸上都,太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门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不堪者远于群。”马奶对于蒙古人非常重要,取完马奶还要专门的大车载着通行,以便随时取用,这个大夫还有个特有的名字叫“酝都”。除了人员规模浩大,仪仗之盛以外,元代皇帝的出行座驾也显得极为特殊,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骑的是东南亚所产的大象,史料中称为象辇。元人张昱的《辇下曲》就有“当年大驾幸滦京,象背前驮幄殿行”的句子,《马可·波罗行纪》里也提到忽必烈乘坐由四头大象所负载的象辇,较之车马大象力大步阔,皇帝在上更为平稳。

今人怀古,站在故地想象当年的情景也是非常震撼,就在这个大口捺钵一片全是即将北行的达官贵人,可谓盛况空前,前面说到的元顺帝不仅骑乘大象,还养了一头能跪拜起舞的宠物大象。元顺帝北逃后,徐达把这头大象运往南京献给朱元璋,后来朱元璋设宴让大象表演,结果大象伏地不起,朱元璋一怒便杀了这头大象。后来他又觉得这头大象是义象,比降明的元臣危素更有气节,就让人做了两块木牌“危不如象”和“素不如象”,挂在危素的双肩羞辱他。

罗新书中不光记录了他一路的所见所闻,还有他对于元代历史的考察与研究,一路为读者补充元代中国的社会风貌以及这趟独特旅行的历史背景。从大都到上都不光是地理上的斗转星移,在时间上古今互通,也让人们看到这几百年间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变革与进步。

跟她去漂泊——读林贤治《漂泊者萧红》

唐宝民

“她做不成候鸟。虽然她致死眷恋着这片冻土,然而,等不到春暖花开的时节,便带着穿心的箭簇,永远坠落在南方的海滩里了!”浅水湾,是一个凄美的名字,“此间,有谁会在意一个关于鱼的飞翔的小小传奇呢?即使故事不曾为水族所遗忘,那梦想,那隐秘的灵魂、骨头、心跳,都已在讲叙的悲剧的情节中失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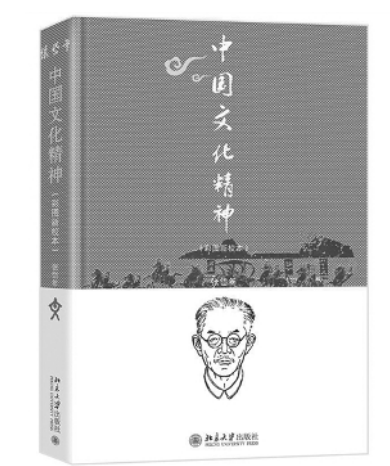
林贤治认为:“萧红 的爱情悲剧说到底并非由性格酿成,而是文化价值观念深层冲突的结果,是男权社会处于强势地位的又一例证。但是,‘五四’的女儿萧红,不曾屈从于传统道德,不因为爱而牺牲个人的价值与尊严,这才终于做定了中国婚姻史上的一名‘悲剧英雄’。”萧红是孤独的,她曾经对梅林说:“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她是一个对爱情无限钟情的女子,渴望着生命中能拥有一份值得永远珍藏的爱,然而,每一次爱的经历,于她而言都几乎是一场灾难,都以遍体鳞伤而告终。她与萧军在离乱中相识相恋,然而,这对“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情侣却没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二萧”决然分手后,萧红带着一顾残破的心远走香港,年仅 31 岁便玉殒香消,“我爱萧军,今天还爱!我们同在患难中挣扎过,他



是个非常优秀的作家,可是做他的妻子,却是一件痛苦的事!”

萧红在《呼兰河传》写道:“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这段描写,其实是萧红人生悲剧的真实写照,但决定萧红悲剧命运的因素是什么呢?萧红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传统社会在女性身上加上了太多的枷锁,有肉体的,也有精神的,太多的重负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也无力向高处飞

新书速递



《中国文化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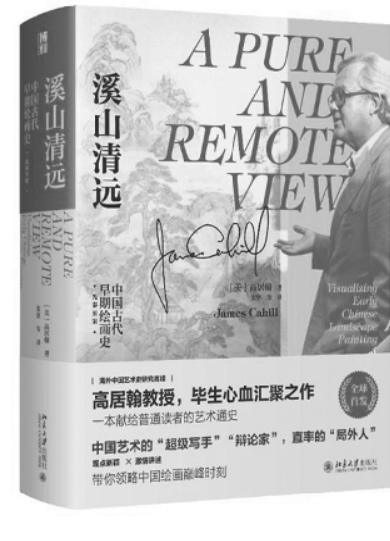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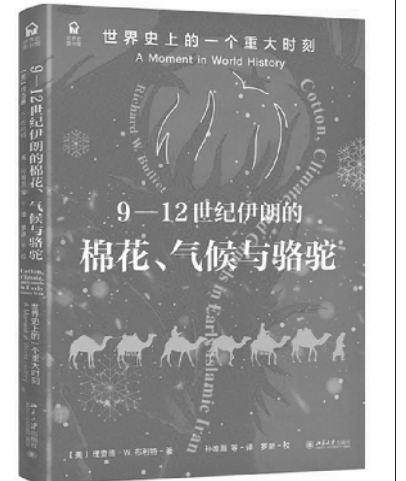
(张岱年 程宜山)

国学大师讲读中国文化精神的简明备忘录,中国人传承文明创造新文化的国民常识书。本书以古今中外为参照,在历史的长河中对中国文化的特质、体系、核心、发展、得失、论争等进行了通俗又十分专业的讲述,并阐明了中西方文化的异同。

《9-12 世纪伊朗的棉花、气候与骆驼》

(理查德·W.布利特)

运用定量分析和新科学发现,将棉花产业、气候、骆驼驯养与伊斯兰伊朗的繁荣和衰落及突厥游牧部落的入侵联系起来,并将这一时段的伊朗高原置于世界史的视野之下,探寻伊朗黄金时代对世界历史产生的复杂且持久的影响。



《溪山清远：中国古代早期绘画史（先秦至宋）》

(高居翰)

通过细读画作和作品比较,展开对中国古代早期绘画史的系统叙述,分析其如何从“装饰”转向“具象再现”,并在两宋时达到巅峰,成为可比肩欧洲文艺复兴的伟大艺术传统。